

筑路情怀

占芭花下的誓言

□ 马昌远

清晨,金色的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层,均匀地洒在老挝大地上。不远处,一朵朵盛开的占芭花在露水的映射下散发着圣洁的光晕。一对年轻的情侣朝占芭花走去,讨论着中老铁路开通后的人生规划,两人似乎定下了什么承诺,微笑着携手走向项目营地。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也在二十多年前发生过。

1992年,国务院批准云南磨憨口岸为国家级口岸。口岸开通后,两国政府发出全面加强多领域经济合作的号召,促进两国人民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当时,来自磨憨口岸的工程师白家祥主动响应政府号召,投身中国援助老挝的工程建设中。慢慢地,他适应并爱上老挝的生活。一次出差,白家祥在河边邂逅了一位美丽的老挝姑娘,两人定情于占芭花树下,并从此定居老挝。

在老挝生活的日子里,白家祥始终没有忘记为中老友谊作贡献的承诺。援老工程结束后,白家祥投身当地农贸行业,为很多老挝农民带去了先进的种植经验和技能,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收入,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2016年,中老铁路开工建设后,白家祥又重拾旧业,组建起施工班组,带领老挝当地村民积极参与铁路建设。

白家祥的长女白歆婷从小接受中国和老挝双重文化的教育,受父亲影响,2020年高中毕业后,白歆婷便在中老铁路项目担任翻译和现场工程师。

中老铁路站房二标项目安全工程师过传乐的兄长过传德是一名爆破工程师,先后在马来西亚、柬埔寨、巴西等国参与了多项“一带一路”工程爆破作业。受哥哥影响,2020年5月,过传乐来到了中老铁路站房建设工地。

在一次活动中,过传乐与白歆婷相识,两人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慢慢相知、相恋。

“建好中老铁路,造福两国人民”“共建‘一带一路’,赓续中老友谊。”……两人在占芭花前许下诺言。白歆婷教过传乐学习老挝语,过传乐则为白歆婷购置《铁路专业词语双文大全》等学习材料,帮助她进一步提升翻译水平。两人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共同提高。在过传乐的鼓励下,白歆婷成功获得

“一带一路”奖学金,申请了四川大学留学名额。

随着中老铁路开通日期的临近,过传乐将在工程完工后回到四川成都,而白歆婷却因为疫情原因,需要暂时留在老挝进行网课学习。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要有志同道合的奋斗目标和牢不可破的感情牵挂,属于爱情的幸福之花就会永远绽放。”两人相约,留学结束后,重返中老铁路继续参与铁路运营工作,履行为中老友谊贡献力量的承诺。

“中老铁路建设,两国人民鼎力支持,爱情之花亦悄然绽放。”在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举办的庆祝中老建交60周年书法大赛中,由白歆婷用中老双文硬笔书写、过传乐创作的现代诗歌《占芭花下的誓言》,不仅取得了好名次,也获得了大家一致赞许。

如今,中老铁路通车在即,这条承载老挝人民走出来的梦想通道将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西南公司

天涯四海

父亲的钢笔



□ 王硕实

1998年春节,作为一名业余书法爱好者,父亲在中铁二十局职工书画比赛中拿了名次,获得了几支钢笔作为奖品。

那时的他,把这些钢笔当成了最珍贵的物件儿,不仅将它们请进了上锁的抽屉,还表示要把它们作为以后鼓励3个女儿的奖品。

那时,我不很理解父亲对钢笔的情怀,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那几支钢笔作为至高的奖励,但从那时起,我对那些钢笔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想要得到父亲馈赠的钢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需要在道德品质、学习成绩等方面得到他的认可。这些对于玩心正大的我,好像遥不可及。但我知道,要想得到父亲的奖品,还有一条捷径。因为父亲对习字很执着,如果我把字练好,说不定也能获得一支钢笔。

父亲对这些钢笔的喜爱,源自他对书法的热爱。少年时期的父亲,沉迷于书法,在家庭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只能用铅笔摸索、练习,但也成就了他如今刚劲有力的字体。

父亲把他对书法的热爱,也加注到了我们身上。从父亲的经验出发,他坚信只要勤加练习,一定能够小有成就。于是那些年,每每寒暑假,他必定搬着板凳坐在小黑板前,带着3个沉迷瞪瞪的女儿学习横平竖直。

在我的学生时代,父亲写过一幅“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字挂在我床头,时时鼓励我。自从对钢笔起了觊觎之心,我在每次练习书法时更加努力,但饶是这样,也没得到父亲的钢笔。

直到2000年,大姐考上大学,父亲才打开他那个经年上锁的抽屉,取出一支银白色的钢笔送给大姐,祝贺她走过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关隘。兴许是我很失落,父亲也找了一支略旧一些的钢笔给我。

眼见与抽屉里我心念念的钢笔不同,失望之下,我对那支旧笔充满厌恶。平日里,总是费尽心思糟蹋它,不是故意摔断笔尖,就是戳穿笔囊。但每到这时,父亲都会从他深蓝色的工具包里找到替换的零件,把钢笔修好。

他告诉我,这支钢笔虽旧,却陪他走过半个中国,在中铁二十局南水北调项目的办公桌上,它书写过规章,在太中银项目上写过捷报,在朔黄项目上书写过赞歌……原来这支钢笔虽旧,却有着这样的光辉历史,自从他讲完这些故事,我竟然觉得这支钢笔比大姐那支崭新的更加珍贵了。

后来,中性笔逐渐风靡,用钢笔的人如凤毛麟角,父亲也常年卧病在床,很少再提笔写字了。但我依然还会记得那些阳光正好的午后,父亲在案前认真书写的身影;记得他在灯光下,为我修理钢笔的认真模样。

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明白了他对钢笔和书法的执着,那不仅仅是他的爱好,更像是他为人处世的标尺,字端则人正。他用坚持和努力一点一滴地告诉我们姐妹,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书写正确的篇章。

现在的我,与他一样,成了中铁二十局的一名员工,也将继承他的责任、担当,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书写自己的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电气化公司

心香一瓣

最后一次党费

□ 姜丹娜

与肺癌抗争了一年多,许是担心身体哪一天扛不住,在临终前的一个月里,时不时地交代着自己的身后事。“我账户里还有钱,别忘了替我把党费交齐。”一天,姥爷说。

姥爷三岁丧父,外曾祖母靠帮人家洗衣做饭的微薄收入把他拉扯大。姥爷小时候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姥爷获得了免费读书的机会。他品学兼优,每学期都能获得学校和党组织颁发的奖学金和救助金,在读师专时就能每年往家里拿钱,所以姥爷很感恩党对他的培育以及对家人的救助。他也一直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作为一名曾经的人民教师,姥爷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用心教好每一个学生。平日里,他还热心善举,处处为别人着想,不管是亲友、学生、邻居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姥爷住院期间,他的一位学生打来电话慰问时说道:“我从初中到读卫校,以及成家、抚养孩子,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没有老师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们一家都难以忘记老师的恩情,情感上我已经视老师为家人了。”

现在,姥爷去世已有两年了,他的学生仍时不时快递来家特产,一到节日就想到恩师。家人一再地表示,老人不在了,别再邮寄了。学生们却说,感恩的心意无以表达,寄给老师的家人也是一样的。

在整理姥爷遗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他的一笔笔党费收据中,夹杂着一张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1000元的收据,这件事姥爷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这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潸然泪下。从一个关于姥爷的故事里,我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爱党之心和无私奉献。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抚摸着姥爷最后一笔党费的收据睹物思人,耳边仿佛响起姥爷临终前的嘱托:“你要一直对党心存感恩,踏踏实实做人,称得上党员这个身份啊!”

作者单位:中铁城建北京公司



秀林如织

许岗摄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

大路歌合

愿君冬安

□ 夏远辉

感恩时光厚爱
赐我畅行南北
乘坐疾驰的复兴号
望着窗外巨幅的画卷
逐日向北

层峦、大江、田野
镶嵌着
铁路、桥梁与站房
穿梭在钢筋混凝土间的熟悉身影
依稀可见

夕阳西下
夜色夜幕徐徐展开
背对着故乡
继续向北

卧听风声
恍惚夹杂着父母的问候
幸有一轮弯月
伴我一个星夜
记忆中的灯火
一盏盏亮起

温一壶薄酒
用略微呛喉的刚柔
抚慰岁月里的匆匆
如今一眼春夏又秋冬
愿君眉目舒展
顺与君家问冬安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中南公司

似水流年

山村暮色

□ 牛鑫文

夕阳把西边最后一抹云彩烧透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醉酒的步伐下山了。夜幕就像一张大帘子一垂而下,温馨的夜晚就这样降临到了小山村。

山村与夜晚的邂逅,就像一枝蘸饱墨的画笔遇见宣纸,随手轻轻一挥,便是一幅泼墨画。青瓦房顶上的烟囱,像深吸了一口雪茄的绅士,缓缓吐出缕缕炊烟,烟雾挥动着如水的婀娜身躯和落天的云彩连在了一起。透过屋檐下半掩的窗户,夹着柴火的饭香味,随着刚刚燃起的灯光飘了出来。

小女孩伏在案几上,圆乎乎的小手抓着铅笔,在田字格里写着歪歪斜斜的方块字,还不时地用余光扫过电视机里的动画片。屋后的麦场上,摞成堆的草垛散发出新收麦秆的味道,光着膀子的男人们,将一袋袋上过秤的粮食抱上手推车,任汗水带着喜悦从额头流到肩上,而后笑着推车向各自家门走去。

不远处,几个调皮的小男孩涨红着脸,抡圆了胳膊把一块石子扔进树林里,赶起了一群惊魂未定的鸟儿,看着它们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孩子们满脸兴奋地欢跳着鼓掌,直到鸟儿再次安静下来,才想起自己该回家了。男孩们抓起书包,笑着闹着回家跑去。

这时,几个老妇人在村头柳树下的大青石上聊着闲事,聊到高兴处,互相拍打着背笑成一团,眼角拧成了两朵花。

山坡上,牧羊老人挥着长长的羊鞭,唱着祖上传下来的歌谣,吆喝着羊群一起回家。羊群在山坡上移动着,犹如一团被微风吹动的大棉花,时而这个形状,时而又换成另一种

形状。羔羊“咩咩”地叫着,挤进羊群,跪在母羊的身下贪婪地吮吸着乳汁,顷刻间又奔向了远去的羊群和主人。几只狗应和着羊群的叫声在坡脚下来回追赶,不时支起身子用前爪扑向头顶上绕来绕去的蝴蝶。

村子的不远处有座石山,山脚下有一泓山泉,它哺育了村子的祖祖辈辈。乘着暮而将暮的清涼,不时有庄稼人挑着满满的两桶山泉,哼着小曲向家归去,肩头的扁担直了又弯,弯了又直,水桶跟着扁担的节奏忽高忽低,洒出的泉水滴在弯扭扭的路上,斑斑点点,忽明忽暗。

吃过晚饭,男孩们又从家门溜了出来。他们打着白天约定好的暗号,不一会儿就在河边相遇了。男孩们把自己脱得光溜溜,跳进河水里,嬉闹着、泼打着,溅起的水花打在河岸的石头上,沾湿了映在石头上的月光。玩够了的他们突然想起作业没有写完,于是你争我抢地跳上岸跑回家……

刚刚收过麦子的地里,几只小田鼠从洞里探出头,先是对着外面的月光细听,确保安全之后才大胆地出来,在田地里享用被农民们遗漏下的麦粒。

夜风吹过旁边的苜蓿地,苜蓿摇曳着紫色的小花在月光下婆娑起舞,几只未眠的昆虫在上面爬来爬去,即将成熟的杏子像害羞的少女遇见了情郎一样泛着满脸的红晕,不甘寂寞的野花一刻也不休息地绽放着自己的风采,点缀着这一片把酒话桑麻的温馨……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电气化公司

築傳
就承
豐薪
碑火

书法 任宪和书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